

序章

在飛離主大陸的運輸機上，K 正伴隨著蒸氣引擎的嗡嗡運轉聲讀著 K 的日記「…說也奇怪，回首往事沒有那麼令人的不堪，只是有些通苦而已，如果當初知道是這樣的結局，我還會選擇走下去嗎？我已行至此地，是不可能改變的了…」K 闔上了 K 的日記，抬頭問了旁邊的 C 說：「這…紙本日記是真品嗎？還是擬具態」，A 笑了笑，伸手接過 K 的日記說「對我們這種窮人所組成的反抗軍來說，擬具態沒加必要使用高級的擬真泛黃元素」，K 有些驚訝的說「所以，這是真品，這是革命軍找到的」畢竟，樹從小到大對他來說一直都只是抽象概念，這是他第一次見到真正的紙製品，C 回答「嗯是真品！不需要特別去找算是我的私人財產」「私人收藏」「是的，K 是我的祖父，正是他一手創立了這個革命組織」

第一章

K，就標準年來說今年三十六歲，因為在尚未出生時，被配給到了眼睛，所以出生後就開始接受捕光歷史接收訓練，這是 K 出生前幾年才逐漸開始成熟的科技，簡單來說就是過去活動所殘存的光影反射被捕捉下來了，進行這項活動需要經過基因改造加上基底晶片的眼睛才能實行，根據偉大的 R 的理論，實驗室最終將研發不需要基底接收晶片只需特殊透光膜的眼球，在經過 18 年的基礎教育養成及職業訓練後，K 以中等成績結訓，成為一名中階歷史映照官，與歷史紀錄官不同的地方是，歷史映照官是以主觀方式捕捉某位歷史人物的一生，簡單來說，努力找出當時當下，映入那個歷史角色的瞳光，並將其記錄起來，就是歷史映照官的工作。

「早安！K」K 才剛進辦坐下位置，K 的上司 C 就向他走來，「有什麼事嗎？C」，C 揚了揚手中的小盒子，那是過慮眼鏡，藉由光粒子不同的半衰期找出特定時期的光，過濾其他的光源，並接收從基底晶片反射出來的微波，將之儲存，下班後再統一歸還，隔天再繼續紀錄，直到紀錄完成後，眼鏡會被破壞，取出原本被封裝在其中的晶片，來進行紀錄。「新工作 K」，C 將手中的盒子放在他桌上，「什麼？可是達爾文我還沒…」K 有些慌亂的說「阿…別管達爾文了，我會叫別人去做」「聽好了」C 手靠在桌上彎向 K，「這是個大案子，而我決定將這件案子交給我得意部下來做」，K 拿起盒子打開，盒蓋內面一個大大的紅色 A 字，「這不是指 C 你這種高階映照官才能紀錄的嗎」K 有些疑惑的抬起頭來看著 C「沒錯」C 爽快的承認了「不過我請人修改過了，所以你可以使這副眼鏡，不會被警戒雷射光設爆腦袋」「可是為什麼」K 有些驚訝，甚至是用有些虛弱的語氣，有點感到不切實際，那是 K 難以想像的，高階映照官記錄了許多讓人難以置信的人物，像是甘迺迪、希特勒等等，這些被覆著歷史懸案的名人，許多人做了一被子的中等映照官，記錄了一些學者專家的一生，了不起著名的音樂家，而他，一個中等成績畢業的家伙，有這一天，「因為你雖然能力中上，但是你認真努力，另外，偷偷告訴你一個秘密，下個禮拜，我要升任去情報映照部了，所以總得有人接我

的位置，而那個人，就是你」，「這…這」K驚訝到幾乎說不出話來的「好好享受工作吧！傻瓜」，C伸手拿過桌上K原先的工作盒，順道拍了一下K的頭，就走了「等等！C眼鏡裡的主觀者是誰」K突然想起，大聲問著C，只見C隨便的擺了擺手，懶懶的回了句「基本功」。

第二章

「無聊，你花了一整個禮拜寫這種東西」A笑著作勢要打桌子另一邊的K，K微微後仰著身躲過毫無殺傷力的攻擊，也笑著回答「真的，我覺…」，話說到一半，研究室的門板被打開。R一臉無奈的走進，「原來是你們兩個，我在樓梯間就聽到了你們的聲音，而且你們還在冷氣房裡……欸……冷氣，系上不是說經費拮据讓我們省著點嗎？」A刻意把食指豎在唇上眯起了眼，「噓！這是秘密」，R瞪大了眼睛「難怪，每次研討會你們都是提早離開，原來你們是為了偷吹冷氣。」臉上的表情從驚訝轉成了一絲不快。「不！之前是真的在討論一份paper，不過後來……」A有點心虛的說，聲音越變越小。A一臉不信的「哼！」了一聲，「唉呀！不要這樣嘛，大家有福同享。」K試圖打圓場「以後你也可以和我們一樣，而且……」K奸詐的說「你已經吹了三分鐘的冷氣了，加上你進來時沒關好門，冷氣機必須用力，用力的運轉來維持室內溫度，所以搞不好你已經浪費了十分鐘的冷氣了」不過自信滿滿的說完是一回事，有一個好的結果卻又是另一回事了。一陣沉默，穿著圓領紅汗衫，藍牛仔褲的R依舊站在門口，他盯著K開口慢慢的說：「那不重要，而且我是因為握和教授有約，所以我提早走，不過，我也正好想問你，最近一週常看到你往圖書館，是再做什麼研究嗎？你的碩士論文不是前天已經答辯完了嗎？出了什麼問題嗎」。他眼裡緊盯著A手上那一份電腦打字稿，眼神充滿了疑惑，「哦…原來你在意的是這個啊」K露出了如釋重負的表情，伸手抽過A手上的稿子，遞給了R「只是份小嘗試，好玩寫的，因為看到指參區〈註〉的科幻小說，所以一時性起，查了一些資料，寫出來的心得」，R接過手稿，讀了起來，讀著讀著，皺起眉來的，「…姑且用Z、K稱做當時〈古代〉的兩個種族好了，我發覺這是很有可能的，假設Z族在演化上優於K族，又或是Z族毀滅K族，那麼，從演化論來看，似乎都有一些小解了，對於為何如今只上下人類這種高度智力的種族，可是如果Z族在某些因素下滅亡、衰微了，那麼這樣就足以解釋為何只剩K族了嗎……那麼也許有人會問，在舊石器時代，剛好就只有在在那地區，有那幾個人類種族，剛好當今人類的始祖滅了其他的〈四人類〉的始祖嗎？不會有餘孽，存活下來嗎？那如果存活下來，那他們長什麼樣子呢？何我們會有多大差異呢，在演化的路上，我們和他們離了多遠呢？所以…」，「所以，我不是很懂你在說什麼？是在講失落的文明嗎？」R皺著眉問K，K回答：「當然不是，我的意思是…」。「唉…」K拿下眼鏡，視角又上方出現的突兀紅色閃光氣球，是從統一發送給每位職員的光波，提醒大家已經到了下班時間，K目前只知道主觀者是K，看了K從小到大學的生活，似乎對於他的認識沒有多大進展，只知道他從小到大生活，功課不是特優，人際也是普普，也沒有哪一方面的

專才，只是大學進了冷門的哲學系，順利升上研究所，似乎，只是普通人罷了，為什麼？這是高階歷史映照員的工作呢？正想要起身去問 C，卻見到 C 的座位已經空了，「他提早下班？」，K 把眼鏡遞給負責回收保管眼鏡的一位同事 C 順便問他，C 告訴他「你是說 C 嗎，你不知道嗎？他下午提早走了，要出差直到四天後才會回來」「去哪裡？」「不知道」C 聳了聳肩，轉過頭去收另一位同事的盒子，「這樣阿，四天後才會回來，以平均一小時二至三年的時差紀錄速率來看，工作三天內就會結束了，加上歸檔及後續比對，需要在花上一天的時間，所以剛好是四天」K 獨自思付著，他突然想起 K 臨走前的那句「基本功」「算了，不特別去打擾他了，反正到時候我一定會知道他是誰的」，「不過應該可以偷偷的查一下」，不過他轉念一想，他可不想犯下向 C 這麼愚蠢的錯誤，C 是他同事，因為犯下洩露工作情報罪，而被判刑，原因就是因為他使用外部查詢系統時，不小心透露了他目前的工作內容，而被資安局逮捕，而如果要用內部核准的資料查詢方式，為避免資料外傳，只能去藏有幾千兆微縮晶片館藏的資料室找，可是在沒有一點頭緒的情況下，那可是要花上不只一周的時間，想來還是放棄吧！「他到底是誰？」他回想以前學過所有歷史人物，卻想不出來。

第三章〈罪人之路〉

「…眼前盡是黃土揚塵漫漫，地上散滿了小碎石，崎嶇的路，扭曲向上，直達...，我帶著枷，拖著鐵鍊，一步步搖晃向前，「是第幾天.....不是多久了，時間」，耳畔傳來的是一聲又一聲的失足墜谷的哀嚎聲，「哈哈.....生死不如啊」，眼睛早已瞎了，但為何總是浮現浮現妳的臉呢！A，洗滌罪的道路，直行不退才有機會。從前的日子，已經回不去了。」

一場惡夢，讓我在夜半時分驚醒了，沉默了一會兒，我心想著，出國的前一天啊！為何呢？是他給我的預警嗎？不，我想不是的，是他嗎？抱著滿腹的疑問，算了，別想太多，與其這樣想，不如去讀祂的話語，面對著漆黑的房間，我翻起身來，走到書桌前，摸黑坐下，打開了桌燈，在鵝黃的燈光下，我翻開了聖經，翻到自己目前正在讀的進度，是約伯記，約伯是個義人，在人的眼中，他幾乎不曾犯罪，且也誠心的為自己和親人的罪懺悔，並按時獻祭，所以也許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自己會遭逢這樣的大難，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又兼之身染惡疾，對一個人來說，他夠痛苦，痛苦到可以放棄這個信仰，放棄自己的生命，但他卻是提出了疑問，對神一個又一個的提出他的疑問。我很難想像，但我又似乎可以理解，對比自己的生活，原本以為自己在研究所畢業後可以順利出國念博士班，拿到文憑在回國教書，但出國的事，卻因家中經濟出了問題而無法成行，只好改去攻讀國內學位，考是考上了，但卻發自己突然失去了對哲學的熱情，終日意志消沉的活著，不知道自己該去何去何從，美好的幻夢破滅了，無所事事過活的結果，是失去了動力、熱情的生命，最後，不得不放棄這個學位在遲遲無法教出畢業論文的情況下，轉而與現實妥協，回到現實社會工作餬口，考了幾年的公務員，一直考不上，大環境需要的也不是這種文憑，求職處處碰壁，只好到處打零工，過著節

遽的生活，要不是有家人的接濟，我恐怕還會更慘的。也是因為這樣的情況，使我像許多人一樣，開始去尋找心靈上的慰藉，宗教、宗教，有多少人是靠著你才能忍受這現世，才能煎熬的活過每一天呢？原本自己是不信神的，但我似乎是在那種虔誠亦或是說狂信的氛圍下逐漸自我催眠，加上四周人的友善的提供經濟上的幫助，我更多的投身在這個信仰上。但我終究是個受過哲學訓練的人，最先出現在我周遭的事人本思想，我依舊有那麼一點的懷疑，試過各種方法，但他依舊像邪惡的蛇一樣盤據在我心中，那也是個契機，正當我為此事所苦時，教會卻傳來一個消息，某位長期在非洲 A 國的同工去世了，為了不讓他所灑下的福音種子白費，教會願意全額（說是全額，也不過是機票，以及每月定期的奉獻，但基本上還是要靠當地教會的每周奉獻，來應付經濟上的開銷），不過要懂英語及當地的主要語言法語，這是個挑戰，當然要去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夠忍受那種身在異鄉的孤寂，放下一切的情感包袱的人卻很少，所以面試到最後只剩下我。牧師問我「為什麼要去？」，我想了一下，決定誠實的對他說，我直視著他的眼睛說「因為我想去曠野」。

已經五點了，要搭七點的飛機，算一算集合以及提前到機場登機等候的時間，是該出發了，我蓋起了聖經，將它收入背包，提著行李，背著背包，我轉過身來看著這已被我清的空無一物的小套房，它陪伴我度過許多年的光陰，從大學到現在，從人生的高峰到低谷，東西該丟的都丟了，能送人的都送人的，彷彿我的生命一樣，在次的成為一片空白，我對著空蕩蕩的房間說「我走了」，然後，關門，離開。

這一次的去到當地，不是我自己孤身前往，而是和某個國際知名的志工醫療團一起前往，他們會在當地進行免費醫療及糧食濟助。一進機場，在航廈大廳，我馬上就從那統一的服裝中認出了他們，我拖著行李像他們走去，「是 K 嗎？」一位看起來年約五十的中年男子一臉嚴肅向我走來，他髮色灰白，唇上有摻疵不齊的鬍鬚，帶著一副銀框老氣眼鏡，一臉飽經風霜的感覺，加上手上拿著一疊紙，看似是在和對東西，我猜想，他應該就是負責這次活動的人，「是幹事嗎？」我沒回答他，試探性的問了一句，「對！我是，叫我 C 就可以了，」他回答「你好，我是 K，是 XX 教…」「我知道，我從協會那裏知道，這一次會有神職人員隨行，我可是驚訝了一下，畢竟，那地方生活條件不太好」他打斷我的話，皺著眉回答，看起來似乎是在質疑我這種嬌生慣養的人是否能適應當地的風土民情「恩…我還不算是正式的神職人員，還有我要出國前有做了些準備」我怯生生的回答，他揮了一下手，回答「功課人人都會做，很多東西光是用想的沒有用，不過，現在用說的也是沒有用，還是到時候再說吧！你先去大廳逛逛吧！我和其他隊員要核對一下東西」說完便自顧自的走了回去，留下我一個人愣在那。

我在機場商店買了早餐，以及一份科學雜誌，我並不是科學迷，只是我恰巧在雜誌區裡的雜誌封面看到了 R 的臉，那本雜誌的標題是 人獸胚胎？人的未來？末日？我不知道那個站在正中央的科學家是誰，但我認的出在他旁邊的絕對是 R 沒錯。我早了個店內的位置，配著早餐，翻開雜誌，慢慢的讀起來。前幾頁只是

一些科學界的新聞，像是最新的黑洞理論，以及一些最近在進行的科學實驗，像是火星的太空人殖民最新回報消息，以及一些科學八卦，其中有一則很有趣的輿論，據說 A 國軍方正在秘密進行一名為希臘火的實驗，試圖發展出一種新型的火焰噴射武器，在翻過一頁，就是人獸胚胎的專欄，裡面分成一段一段的，每一段都是某位參與研究者的小專訪，我翻到上面有 R 的照片的那一段，他現在是某個企業的研究員，我看不太懂裡面的專業術語，只知道他們突破了一些過去人所無法突破的，做到了…算了，我真的不懂，不過我倒是細細的端詳了 R，想來也很久也很久沒見到 R 了，他…還有她，他們在大學時都是哲學雙主修生命科學系的，這件事在當年很令人震驚，被許多人譏為自不量力，不過我早聽說，他們在高中時都是理科，只因為興趣緣故，所以來讀哲學，本以為他們畢業後會去就讀相關研究所，沒想到他們卻和我一起去讀哲研所，我私底下問過 A，她只是開玩笑的回我一句「好玩阿」，這種回答，是令人感到莫名奇妙，事後回想起來，她許多時候給我的感覺，都是如此，但卻又是又並非格格不入，那種感覺，就像春天裡開著卻不是當季的花，但那花卻是自己所最愛的，最愛的啊，我記得她的…等等，我晃了晃頭用手撐著下巴，怎麼會想偏了呢！也許是因為她和他私底下是有那樣傳聞的，是的，他是會往科學的道路走並不令人意外，畢竟他是嚴謹，冷靜，執著，並講求精確的人，說不上是天才，但看起來卻是比常人聰明，我看一下時間也不早了，還是先去集合吧！我走回大廳，看到他們已經在做臨行最後確認，檢查包包、袋子，我看有一個大拉鍊手提袋沒人拿，正要伸手，卻有人先一步的提起帶子，抬頭一看，是 A。

「C 是不是搞錯了」在看的十多小時的 K 的生命，K 有點惱怒的想著，這根本就是的低階映照員的工作吧！一名平凡神職人員的一生，因為是映照員，所以雖然說是主觀視角，但是還是無法知道主觀者的內心世界，所以他還是有可能正在謀畫某種了不起的思想，但這不重要阿！十之八九他一定會的死在宣教上，歷史上也沒有叫做 K 的宗教家，所以…K 有點惱怒的看著時間顯示，還剩下幾小時就要下班了，等等…他突然靈光一閃，K 要去的地方、當時的年代，他匆忙站身，將眼鏡開至單眼映照功能，這樣做有風險，他等於留下另一眼的光給別人映照，但是，沒時間去思考這個問題，他覺得怪怪的，從他接下這個盒子的工作後，沒有人來打擾過他，不管是工作上的討論，或是私人的閒聊，甚至沒人提醒他吃午餐，他不是一個突出的人，但是還是有些要好的同事，他邊走邊想，匆匆繞過辦公室的一個走道轉彎處，看到一位同事正背對他在收拾東西，他繞過他，直奔資料室。到了資料室，他鍵入 K 所要去的地方，果然，那就是現在政府初期實驗室所在之地，現在的政府早期是跨國企業，後來藉由遊說，買通的方式，逐漸瓦解各國政府對其不利的法令，藉由企業的併購、國際貿易的壟斷，更成功的控制各國百姓上至國防下至民生需求用品，最後成立了世界級的商業統治權力。沒錯！這些都是他所知道的，他盯著螢幕上的資料，他看到了，偉大的 R。

第四章

「滿天的黃澄，如同病人蠟黃的膚色，一陣又一陣惱人的蟲鳴，我想起那擠滿帳篷，等待醫治的人們，混著蒼蠅的嗡嗡聲，以及一陣陣的惡臭，這世代已經病了，你們還要什麼呢？神蹟嗎，這世代已經沒了，但不知怎麼的，我的悲憤趕在一瞬間消失了，是因為你嗎，你代表著希望，還是，你在我面前睡的如此安詳，兩在窗櫺外下著，伴著你著勻稱的呼吸，一切....，求主憐憫保守接下來的行程。」我停下筆，看著日記裡的內容，事不是充滿絕望呢，才短短的幾個月，世界就發生了極大的動盪，從小小的領土爭執，隔空的叫陣，演變成激烈的領海衝突，人為的失誤及其背後的陰謀，演變成戰爭，最後竟有人使用被稱為人類末日的武器，然後，世界的訊息就中斷了，我這才會意到，原來太空通訊也算是戰場的一部份，不過其實我依舊抱著疑惑，訊息斷的太突然了，所有的一切都突然中斷了，手機、網路。「你醒了！」我輕聲問著她，「恩！你沒睡」她看著我說，我說：「我擔心這房屋得穩固性」她笑了笑說：「你想太多了！你的神呢！他不是會保護好人嗎？」看了看周圍的其他人，現在還只是凌晨，裹在毯子裡，他們都睡得很熟，因為戰爭的緣故，我們原本的居所，也就是當地教會，被當地政府以某種奇怪的原因「徵調」走了，我們只得借住在，大垃圾堆附近的一棟廢棄小屋中，這棟小屋原本是看守員所住，但看守員後來因病去世，政府也未再派人過來，久而久之這裡就荒廢了，除了用水有點不便外，要走上兩公里的路去村莊水井打水外，其實一切都還算過得去。看守員負責看守這個垃圾山，垃圾山是當地人給的暱稱，這裡正式名稱為資源回收管理站，匯集了周遭城鎮村莊的垃圾，名義上是政府的資產，但是當地老百姓，早就將鐵絲網圍籬挖了一個大洞，進去裡面撿拾可變賣的東西，其實是違法的，但因為看守人是當地百姓所擔任，所以這件事情也就從來沒有被嚴加禁止過。A 看著我，對我說「你現在要怎麼辦？我們再過兩天就要走了，而我想你也很清楚，物資是不會再運來了，包含你的，這裡雖然沒有被戰爭波及，但是卻有被戰爭影響」「我知道」「那你為什麼還要留在這裡，這裡的人還會理你嗎？一個只剩上帝的人」她看著我說，那眼神，不是憤怒，也不是不屑，只是疑惑，他們再過兩天就要走了，他們要走捷徑北上穿過叢林，到首都，聽說那裡正在疏散外國旅客，但這訊息其實並不牢靠，因為它是在訊息中斷前傳來的。「這是我的使命，我要留下來服誓這裡的人」她別過頭去，用手撐著額頭，嘆了口氣無奈的對我說「你難道要靠居民這一點點的奉獻度日，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對」我點頭說道「這樣很蠢」沒有，我想她沒有冒犯的意思，只是她很擔心我，畢竟，我是她的朋友，「不用為我擔心，我相信神會照顧我的」「可是」我看得出她臉上的無奈和憤怒，她真的覺得我這麼做只會傷害自己，「由他吧！」我們轉過頭，看著隊長，他醒了，不知是不是被我們吵醒的，還是一直沒有睡，但我看其他人睡得很沉，他走過來，對我說「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要留下來，但是我不會阻止你，我相信你有你的目的」我回答「沒錯，因為這裡是一定需要人服侍的，如果教會要把我換掉，那會派新的人來接替我的…」A 激動的打斷我的話「可是，你又怎麼知道他們搞不好想要放棄這裡，只是你不知道，畢竟訊息斷了這麼久」「不會的」我斷然答道「因為神不會放棄任何人」「可是你不是

神」話一說出口，隊長看了一下她，一臉錯愕，但她不為所動，甚至沒有一絲心虛的樣子，她只是直直看著我，她在挑戰我，像過去在哲學系辯論的時候一樣，那個表情、語氣，通常在僵持不下時，R 會過來解圍，用不著痕跡的方式化解紛爭，但現在，R 不在身邊，而且這也不是哲學問題，我迎上她的目光回答「沒錯，我不是神，但我努力像祂」，令我驚訝的是，她露出了一副心裡受傷的樣子，別過我的目光，低下頭，微微蹙著眉，完全沒了剛剛那樣的氣燄，隊長看她這樣的轉變一時也不知該如何處理，只能用安慰的語氣對著她說「好啦！你知道你要知道的，就由他吧！」，轉過頭看著我，對我說：「你要好好保重」，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就走了，A 沒有說話，突然站起身來，也走了。前兩天，我們一直都在忙一些有關村民的事情，因為他們要走了，且不知道何時才會有下梯次的援助團，所以他們將剩下的藥物留給我，並告訴我一些簡要的處理方法，村民知道他們要離開了，都想搶在最後關頭來看病，有病看病，沒病求心安，在醫療帳篷裡擠滿了人，病患的痛苦呻吟、血、發膿的傷口，換不完的紗布，一次又一次的塗藥，吵雜、怒罵、推擠、混亂，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病的最嚴重，抱怨別人搶位置、醫療團的太慢、神的不憐憫。面對這樣的情況，其他人忙著照顧病人，而我只能為他們禱告、安撫他們，但卻毫無幫助，有些人甚至質疑神是否存在，為何讓他們多災多難，卻不顯個神績救他們…。

K 拿下眼鏡，從剛剛的資料來看，R 的確待過那個實驗室，那是他最後待的地方，他死於實驗室的唯一一場動亂中，某些對宗教懷有瘋狂熱誠的暴民（也就是後來的叛軍）衝入實驗室殺死警衛及所有的實驗人員，並大肆破壞，暴民說要阻止這種會遭受天譴的罪行，最後雖然成功擊斃入侵者，但 R 及其他實驗人員卻早已死亡，所幸研究數據因為是雲端儲存，所以並未流失。R 最著名的實驗也是在那裏完成，他成功的培養出人/獸的嬰兒/雜獸，並從人獸胚胎中獲得啟發，使得人類能夠自主的進化或退化，從培養出來的人/動物中和人類胚胎比較發現的某些特點，像是有腳，動物有蹄或是樸其實很早之前就有發現共通性，因為都是從同一個源頭演化出來，其混合出來產生的確是較偏為其中一種，這其中雖然還沒得到確切證據，但他猜測是顯性及隱性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他發現，過去一般所認知的跨種不能生殖，其實並不是這樣，而是一種隱性基因的顯明，在跨種間尤其明顯，只要避開這種隱性基因，人和動物間是可以繁殖的，這使得所有生物學家一片譁然，生命竟會自行導向滅亡，而且還可以跨種繁衍。他估計，人類其實可以藉由跨種的繁殖，無上限的進化，當然，說是往上跨種進化，面對這種隱性基因的機會愈高，所以越困難，單他相信有遭一日，人類必然可以在身體各處得發展上，趨於所謂的完美，白話一點，就是和神一樣的智慧、永生，他的理論被稱為「無限進化論」。但後代科學家發現，其實這種全面性的計畫是很困難的，偏向限量進化，即是少數器官或肢體的進化，尤其某些器官的退化或甚至是沒有，互事可以觸使，其他器官進化的難易度降低，即是隱性基因的出現機率降低。有鑑於此，世界政府（在那時已經是）進行世界改造人種計畫，按地區需要，分別進行人種改造，這引起很大的反彈，甚至那些反對者組成如今的叛軍，但大抵

上來說，如今的世界，除去叛軍所盤據的地區，所有人都是進化人。

K 思考，K 和 R 是同學關係，但是畢業後，從資料來看，他們沒有交集，C 到底有什麼意圖，給我看一個，啥都不是的人，等等，A 也是他們的同學，A 和 R 畢業後有相逢，但 A 為什麼會來醫療團，她畢業後到底去哪，那和她大學和 R 讀同一系所有關嗎？還是那些傳聞，可惡，不知道他們的想法，他抬頭看看時鐘，查完資料，還剩兩小時，那他應該可以今天就完成，如果情況一切順利，那他會在下班的當下看完。

第五章

出事了，在他們走了幾天以後，帶他們走的當地嚮導遲遲未歸，照理來說理應去回只需要各三天，但他們已經九天沒有消息了，加上對外通訊中斷，甚至有可能是整個隊伍都出事，我和當地人決定要循同樣路徑北上，順便去首都看看有無機會連絡教會，「放心，我們會回來」我對著村民說，但他們依舊不安，有些和我一同出發的年輕人也感到害怕，當地舊傳那座森林有會吃人食人樹妖，他們唯恐醫療隊可能也是被樹妖吃了，但這個邪惡的傳說來源早已不可考，且這個捷徑一直以來都有人在走，我告訴他們不要相信這些邪惡的謊言，要信靠主。然後就出發了，出發一天後，我們發現走道邊也就是中部的林地被燒出了一個乾乾淨淨的半徑約有幾十公尺的大圓，當下不以為意繼續前進，當下不以為意，認為可能是有人在此焚林耕作，到了首都後，才發覺大事不妙，因為第一戰爭早已結束，各國航空都已恢復，但卻沒有他們出國的紀錄，首都的教會也沒有他們的消息，第二，我們的村莊，似乎是最晚被恢復通訊的，也就是在我們到首都時，才剛好有村民打電話過來，但報來的消息，是他們因為擔心所以在我們之後又派了一群人跟上，他們特別注意了那被燒掉的林地邊緣，發現有醫療團身配的那一種類似徽章的名牌，雖已被燒的扭曲，但看得出名字是 A。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林地外圍搜過了嗎？溪流、岩石下、山洞，會不會是被綁架了」我在電話裡急忙的問，換來的答案卻是，他們搜了方圓一公里的區域，什麼都沒有，不可能是綁架，如果是的話，早已經有勒索出現了，也不可能是野獸、謀燒，原因是那片林地被燒得太乾淨了，乾淨到不像是人為的。我們告訴了當地警方，發起了更大規模的搜山，還是一樣沒有下落，得到這樣的消息後，我無助的坐在警局門口的階梯上，警局對面是棟商業大樓，上面的電視牆顯示著某企業即將在此設立國際級的實驗室，進行當地森林的研究及保存，據說該企業的科學研究人員最近已在該地森林發現多種未曾被發現的植物品種，他們已花下大筆金錢準備買下附近所有的森林地。我站起身，是該回去了，我已經婉拒了教會的召回，他們知道這則新聞後，擔心我的安危，但我告訴他們這裡的人還需要我，他們對這件事惶恐不安，需要人來安撫。我回到村莊，為他們罹難〈是的，對外的官方說法是罹難〉的家屬哀悼。我收過 A 的徽章，想著是否該將這樣東西寄回去給教會，請他們轉交給他的家屬。戰爭結束後，政府也歸還的原本的教會，我回到原本的住處，就是教會的二樓，我整理了一下，其實他們沒動什麼，倒是我意外發現，他們裝了網路線

和電話線，還有插頭。不是通訊中斷嗎？為什麼他們要大老遠的裝這種線路到鄉下。我坐在桌前，將那枚徽章放在桌上，這就像他們消失這件事一樣，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看著整塊被燒的扭曲金屬、通訊、戰爭、網路線、電話線，在這種地方，算了，現在在想這一切，我也毫無頭緒，甚至是沒有意義的，我還是對 A 的生還抱著一點的希望，只要我沒有看到她的死或是遺體，但面對這樣的現實，卻是讓人感到困惑，她真的從這事上消失，和死了沒有兩樣，想到這裡，我一陣鼻酸，我不想再回首都一趟，且如果又要再對別人重提一次她的名字發生的事情，更是令我難以忍受，現在通訊恢復了，這棟建築牽了全村唯一的網路線，雖然不知道能不能用，但是如果能用，上網問一下還有沒有醫療團要來，或是救濟物要運來，到時再請他們順便拿回去好了。我愛上她了，在我把徽章要收回抽屜時，我腦中跳出這樣的的想法，「對阿，我是愛上她了，但卻也來不及了」我喃喃自語的說，盒上抽屜，我拿起一旁的筆電袋，拉開拉鍊，拿出筆電，卻掉出了一個 USB 硬碟，上面的名字貼紙是我的名字，可是我沒有 USB，這裡能用電腦就謝天謝地了，原本就只是帶來備著，果然沒有可以使用的地方，當初他們聽說我有帶電腦，可是笑翻了。我打開電腦，網路線還能用，能上網，電腦電池雖然沒電了，但是插電還可以用，現在就只剩那個 USB，我打開，發現裡面只有一個影片檔和一個文件檔。各自的名稱為 1 和 2「順序嗎？」，我點開影片檔，是 A，她看著我，說：「K，聽我說，如果你還活著的話，那請你先原諒我」。

第六章

「因為時間緊迫，我簡短的說，我來這裡，本來就不是為了什麼醫療救援？我是為了要查一件事，我家族的咒詛，我父親那一系的人，很少活過五十五歲，根據醫生診斷，是多發性硬化症，正確來說，是初發惡化型硬化症，這種病照理來說，不會遺傳，可是我父親的親人每一人都死於這種病，我父親在我大一時發病，短短幾個月就已經惡化到不能行走，認知產生問題，說話顛三倒四，很快就死了，他死後我在他書房的一個暗櫃內發現大筆文獻及資料，這是他還清醒時告訴我的，他只是稍微提及，我以為他瘋了，直到我看到那些資料，在這裡我不提那些資料，我放在同一個硬碟裡，你自己看」她突然停了下來，看著我，我發現她眼角泛著淚光，我知道她是她父親帶大的，她母親很早就死了，她和她父親很親，但我一直不知道她父親在大一就死了「對不起，我不知道會在這裡遇到你」她嘆了口氣繼續說「先談正事，我有和 R 聯絡，他告訴我說我就是樹人，是他們公司要捕捉的人，他告訴我，接下來三個月會有戰爭，然後這個企業會藉此掌握世界政權，他們早就在私底下行動很久了，一旦世界政府成立，他們會實行新階級制，而新階級制的建立，需要的是我這種人，我這種跨越物種的人，他只告訴我這麼多，然後要求我不要去，他知道我要去哪裡，我告訴他了，他說他們企業，先在這間教會設立調查站，發現有樹人的蹤跡後，決定在那裏設立實驗室，找出樹人的造成的原因，他也會去，他猜想，一旦發現樹人，企業會把所有知道這件事的外人全部殺掉，他們的人獸胚胎實驗已經失敗了，只剩下這個機會了」

畢！畢！眼睛發出警戒音，視野突然變黑，K 慌忙的拿掉眼鏡，害怕雷射會殺了他，但他馬上發覺這是多此一舉，因為他已經被雷射槍包圍了，而站在他正對面的是 C。

「你在看什麼？小子」C 微笑對他說「你陷害我」K 張大了眼睛，心想，我果然被設計了，「喔…我可以看穿你的心喔！沒有，我沒有要陷害你的意思，我只是要提拔你」「你」K 咬牙切齒的說「別激動，這只是一個測試」C 眯起了眼看著他說「聽我說，你現在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死、二、成為情映部的人」「為什麼？我 情映部」K 驚訝的說，這太令人難以相信了，在一周內連跳兩級，「為你可以看見一般人看不見的東西阿」C 笑著說，「喔」K 正想答應，突然整個辦公室晃了一下，接著警報音響起，「怎麼回事」C 問旁邊的軍衛，「有入侵者」軍衛回答，下一秒，整間辦公室的燈光熄滅，慘叫聲在他四周發出，接著他被人大力一敲，暈了過去。

第七章

K 一醒來發現自己身在叛軍所搭乘的蒸氣運輸機上時，嚇的半死，加上自己又被綁在鐵椅上，以為自己會被抓去逼供，門一開，走進來的是 A「我說，要不是你主管 C 喜歡擺大陣仗，把所有的軍衛調去嚇你，我們也沒機會把你帶來這裡」A 笑著告訴他。他看過他，叛軍的首領，被政府形容為世上最邪惡兇殘的人，一頭亂髮、一雙透露著瘋狂的眼，一抹輕浮的笑，K 結結巴巴的說「我…是被陷害的…我告訴你…一切」「我不用你告訴我什麼，我該知道的都知道」A 冷靜的回答 K，他瞄了綁在 K 身上的繩子「喔，對不起，我幫你鬆綁」A 走過來解掉 K 手上的繩子「對不起，把你綁在椅子上，是怕你醒來時，到處亂衝受傷」A 一臉愧疚的說，K 心想他真的是那個叛軍首領嗎，還是其實這又是一個測試，「對了你想知道 K 接下發生的事情嗎？」A 問他，K 沒做聲，他在思考，這一切來的太突然了，他…「對不起，打斷你的思緒一下，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在想該不該信任我，對吧！」A 看著他笑了一下，沒等他回答就說「就當是這樣，我先告訴你我知道的一切，你再決定要不要相信我」「首先，我們在你們部裡有安排間諜，所以我打從一開始就知道你在看什麼」「那個背對我收東西的人」K 忍不住脫口而出「就是那個人，你走的太快，差點害到他，因為那不是映照眼鏡，我們不用映照的，那是光子偵測器，外型有點不一樣，我們可以同步知道你映照到的時間，從起始時間，以及你去查的資料，還有你，我們猜測八九不離十，你是在映照 K」「為什麼？是因為單眼關閉嗎？」K 問「不是，我說過了，我們不用映照的，順道一提，你即使這樣做，也是不可能有人可以偷看的」A 老神在在的說「為什麼」K 又問，「你的問題真多啊！這樣吧，我覺的你先看完這個，我在回答你問題，對你我來說都方便」他拿出一本破破的書的給 K，K 看這那本書想了一下，「快看我有夾書籤的那一頁」A 不耐煩的說「對了，你應該知道 K 有寫日記的習慣吧」A 看著他說。

第八章

我還是不知道這裡是哪裡？她對我說，站在遍地都是高及人膝的長牛莖草地，帶著草帽的她，隻手扶著草帽，像典型的風景畫中的少女一樣，這重要嗎？我問了一句，她沒有回答，像再風中挺立不區的花一樣，場景轉換、改變，好好....活..是風是雨，雷聲隆隆在耳響想起遍地都是骸骨的地上，她蜷曲的躺在地上，空洞的眼睛已經沒有光彩，乾枯的唇叨叨絮絮的對我說答案是死..手、徒然的落下，從另一邊的墓碑一同如此，原本不屬於我的旅程現在由我接手

怎樣的一副光景，會讓人難以忘懷呢？是絕對的恐懼，還是過度的憂傷，我至今依舊無法對旁人形容，當我打開藏著你的石棺，我撥開那層塑膠袋，我所看到的是一個死活參半的你的時候，我所抱的心態為何，植物的根從你的骨節處冒出來了，皮膚覆蓋一層淡淡的綠色。閉著眼，閉著唇，有著微微的呼吸，我想起那一回在醫療站等不到要援助時的慌張、無奈，最後妳疲倦的睡了，現在妳也睡了，但我不知你何時會醒，妳領子內用迴紋針仔細的夾了一張紙，我抽了出來，是一張便條紙，上面是個 R 的筆跡，很潦草，完全不像他平時的方方正正的字跡，上面寫著「實驗成功了，對我們來說，實驗失敗了，對他們來說，你來決定吧」。我猜 R 已經死了，因為他們企業的計畫完全失敗了，人終究無法跨越種的限制，這終究是一場幻夢。看著面無表情的她，我喃喃自語「妳還剩下什麼？A」。我記得再你說的那一句話「人必須回歸自然，人活著痛苦之所以這麼多，衝突之所以這麼大，都是因為人還沒有真正的回歸自然，回到大地的懷抱」那時我們正要去一處民宅中看一位罹患慢性疾病的獨居老太太，她住在山腰上，原本很近的路程，因為不熟悉當地環境，所以迷路了。找路找了很久才到，我們到了時候，卻發現她已死去多日，因為她沒有任何活著的親人可以為她舉辦喪禮，我們只能將她就地埋葬，埋在她的小屋前，從她住的地方剛好可以俯瞰整個西部森林，妳看著風景對我說了這樣一句話，我以為你是在祝福那位老太太，沒想到...。所以，妳現在在不會痛苦了嗎？A，但你知道我現在很痛苦嗎，R 死了，在實驗室裡，在他們的監視之下結果一出來，他馬上就被殺了，而你則在他的精心安排下，以廢棄物的方式運出，而且由於是非污染、放射性廢棄物，所以都會被運去垃圾山，而當地人在發現你以後一定會通知我他們找到了這個失蹤的醫療團志工，但是，百密中有一疏，材料的使用流向，實驗室人員的進出管制，到 R 死的那一刻全都揭發，所以，依舊只剩下我，我突然笑了，在這空蕩蕩的祕密石室裡笑了，他們把所有躲在的村民都用希臘火燒掉了，他們真的把相關的一切人都殺了，笑著又哭了，我了解為何他們要用希臘火來攻擊這區域疑似接觸過 A 的人了，他們認為 A 可能有傳染性，又或者，他們只是單純的想要將這件是從世上抹除而已。不重要，這些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所以，我該決定什麼，想死，很容易，只要走出石室到空曠處，馬上就會被來回巡邏的無人攻擊機轟掉，但 A 呢，我低頭看她，我發覺有些不對勁，A 從剛剛到現在都未曾皺眉過，死了嗎，當下我心寒了一半，低下頭來，在 A 的胸口前聽著，是有心跳聲，可是每一下都間隔好久好久。照理來說 A 應該還沒死，A 的資料上她父親由於某些不明原因導致的遺傳性疾病，其實是一種生物的寄生，那是一種類似眼蟲的生物，同時具有

生物和植物的特性，因為不明原因而藉由血親關係寄生於家族的每個人身上，它會使一個人漸漸的樹人化，也就是越變越像一棵樹，從肢體慢慢僵硬，皮膚粗化，變成類似樹皮的狀態，到身體關節處長出類似根的假根，頭部毛髮被針葉取代，整個過程只需要幾周，根據古籍上的觀察是這樣說，但那是奠基於生活於森林的環境其中環境因子，由於她們家族後來北遷，脫離熱帶叢林進入較為乾旱的城市，減緩了發作，也改變了病徵。現在她雖然回到祖先所居住的叢林，致使病症向被喚醒一樣快速發作，但是這症狀來看，她應該還有意識，「A、A」我輕聲的換著她著名字，推了推她，依舊沒有動靜，她依舊維持頻緩、微弱的呼吸。我撕開整層塑膠袋，想看裡面還有什麼 R 留下的東西沒有。發現裡面有一個盒子綁在 A 得手臂內側，裡面有兩根針筒，注滿了不明的液體，上面用英文寫著催化激素和驅蟲針。我終於懂 R 的那句話是什麼意思了，他成功的發明出能夠驅蟲的藥，所以，我毫不遲疑的拿起驅蟲針，但是就在這時候，我也突然懂了 A 的想法，她所說的話，她做的一切，如果她醒了，那她會剩下什麼呢，殘缺、空虛的生命，失去了摯愛，孤苦伶仃的活著，她是來這裡尋死的，想到這個結論。我懂了，我和 R 對她來說只是永遠的朋友而已，她之所以對我有那些情緒，只是希望我可以健康的活下去，即使她活了過來，我們能給的也只是朋友的關心而已。她對我，只是朋友而已。所以，是這個意思嗎？半死不活的她，由我來決定，現在在石洞裡，放著她會維持這樣的狀態慢慢死亡，兩根針，兩種路。我刺進的是催化那一根針，之後，我沒有哭，也有沒任何的情緒，臨走前，我只說了一句，「我會好好活下去的 A，也祈求上帝憐憫我這個罪人」。

第九章

「重新走了林裡的小路，沒有響雷，也沒有暴雨，但那畫面依舊留存在我心底，裹著衣，微風，小雨，一切都以過去，我走到那墓地，撫著墓碑上的字，風蝕的痕跡，雨淋的水漬，都不會讓這絹秀的刻字消失掉，「我來晚了，原諒我 A，過了今年，我就以七十，照祂所說的，我明年就會蒙主恩召了」講到這裡，情緒有些激動「希望這裡不是夢，A」，只那一瞬間，我看見她的微笑，是如此的掙扎，糾人肺腑，「我是醒的，你呢」，好細的聲音，卻好清楚，我伸手，一陣風，一團霧，我看不清楚她了，霧，白的透明，白的讓她離著我越來越遠，赤腳踏在地上，朦朧的影，模糊的形，在霧裡，濃不可分的，向前踏著步，然後，消散」

「原來他是你祖父」「恩！你之前提的問題？還想知道答案嗎？」「是的，告訴我一切吧」K 堅定的說，如果那一切是謊言，那事實是什麼？「好吧！從頭說起，你知道，其實根本就沒有所謂的無線進化這種東西」「那眼睛的配給是，不會吧」K 遲疑了一下，突然驚訝得大喊「沒錯！出生後馬上摘除，再靠著一些科技設備，人依舊能活下去」A 正色說到「可是他們怎麼能，這…，那些別發達的器官呢像是手、或是」K 慌亂的說，這一切都令人不敢相信，太殘忍了「一點優生學，加上激素的注射」A 回答「那我的眼睛，還有光波，還有映照呢」K 已經不敢想像，到底還有什麼是真的了，荒謬透了「那樣技術是真的，但某些部分是假的」A 看

著他慢慢的說出這句話「什麼意思」K 問「可以看見過去，條件是，要是本人才行，但我祖父已經死去很久了」A 說到這裡就停下來，看著他，沒有任何的表情「你是說…」K 張大了眼睛，渾身顫抖，他伸出手摀住自己的嘴巴「我是複製人」，「對」A 看著他，面無表情的說「不可能，那我之前映照的，向是達爾文還有…」K 匆忙的說「那是別人映照的成果，只是播出來給你看而已」K 愣住了，他喃喃自語到「那為什麼要救我」「因為我們不希望，他們知道叛軍是如何成立的」「那為何不殺了我」K 絕望了，他發現事實的一切都是謊言，他現在甚至連自己是誰都不清楚「我不會殺了你，因為即使 DNA 相同，你還是你，我祖父還是我祖父，我們已經破壞了他們的 DNA 儲存庫，也把死去親人的骸骨處理掉了，不會再有這樣的悲劇發生了」A 看著他「那…我是誰」K 問「你是你自己，沒有別人能取代的你自己」A 誠懇的對他說，K 低下頭，久久不發一語。蒸氣飛機正在降落，A 看著窗外說「我們到了新大陸，展開你的新生活吧！」